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二十七

宋　倪思　編

司馬相如傳下　漢書五十七

相如為郎數嵗㑹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

之曰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

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燧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冐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

土地於子孫事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楚少而不辭也今奉幣役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責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諭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

通秦與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相如使便畧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内

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柯}為徼通零關{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作}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云}湛恩汪濊羣生澍{霑}濡洋益{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

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滿(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畧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沸出氾濫衍溢民人登升降移徙陭隁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

乃堙鴻水(洪原)决江疏河漉(灑)沈贍(澹)菑(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齱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説云爾哉必將崇論閎(鉉)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淫)衍溢懐生之物有

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域）舟輿（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絫）號泣内嚮（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靣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柯鏤零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留奥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

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進仕

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疾)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豕)馳逐野(埜)獸相如(因)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

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乎蓬蒿豐草馳騁乎丘墳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絫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谺谺汩淢噏習歙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烏乎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亡歸而不食夐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

愈怵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

拜為孝文園令天子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

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

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儒居山澤間形

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

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乘絳幡之素蜺兮

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修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

旬始以為幓兮抴(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寋(蹇)兮又旖旎(倚抳)以招搖攬欃(欃)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眇)以眩(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委)麗兮驂赤螭青虯(虬)之蚴(蚴)蟉蜿蜒低卬天蟜据(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螛)容以委(骩)麗兮綢繆(蜩蟉)偃寋(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踏)以艐(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趭)莅颯卉(芔)翕(歙)熛(焱)至

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署)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黔)靁兮前陸(長)離而後潏湟(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詔)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警)而蹕御兮清雰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

錯兮雜遝膠葛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滂濞
泱軋灑麗以林離鑽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
壇瘆以陸離徑入靁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
崫堀礨嵬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荒海兮朅渡九江
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
奄息總惣極氾濫水嬉娭兮使靈媧鼓瑟琴而舞馮夷
時若薆薆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
望崑崙之軋沕洸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

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登閬風而摇遥集兮亢烏騰而一壹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日睹西王母皬曷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涌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滭馳騁游道而循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嵺廓而無天視眩眠泯而無亡見兮聽惝怳敞怳而無亡聞乘虛無亡而上假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陵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

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其書焉天子異之其書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灝穹兮生民歷撰選列辟以迄于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逖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

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郢隆大行越成而後后陵夷遲衰微千載無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蒙涌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乎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于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甫登泰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曼羨旁魄四塞雲尃布霧散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焱逝邇爾陜陿游原迥闊泳沫末首惡湮鬱沒闇昧昭晢晣昆蟲凱澤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䆃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山丘不亦恧乎進讓攘之道其何其爽

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

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挍祓飭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儀

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偏我）氾尃（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兮）君乎（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穆穆）君子之能（態）蓋聞其聲今觀（視）其來厥塗靡

蹤從天瑞之徵茲亦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玄燿熿煥炳煇湟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記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事兢兢翼翼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

歳天子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他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隠易本隠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徳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徳一也相如雖多虚辭濫說然要其要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

而奏雅不已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班馬異同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二十八至三十五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朱逵

班馬異同卷二十八

宋 倪思 編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伍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祖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也得

幸焉有身趙王敖弗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子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

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
南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
故得幸無患害而然常心怨辟陽侯弗不敢發及孝文
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
故常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
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
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褢金椎椎辟陽侯之令命從
者魏敬剄刑之厲王乃馳走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

不當坐趙時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不争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不争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不争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弗不治赦厲王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作法令擬於天子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

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骪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

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

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
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
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
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
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
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
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

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太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

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
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
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
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忻於上羣
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
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説六年令
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

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雜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儗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其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

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事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

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齎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

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汝欲離我自附漢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有司奏臣請處蜀郡嚴

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日三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於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迺遣淮南王長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不為置嚴傅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令復之縣傳淮南王

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故至此人生一世間安
能邑邑如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
令發封之以死聞上悲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從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
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
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
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家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為貪淮南王地耶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

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乃立其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之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

江王弗不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於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天下招致賔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安二年淮南王安初入朝素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迎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寶賂陰結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畧者妄作妖言諂阿

諌王王喜多賜予之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嘗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為太子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弗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陽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内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

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
劒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靁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壹
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
京師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
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至之長安上
書自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
王后計欲無毋遣太子遂發兵反計未定猶豫與十餘
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遷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從跡連王王使人候伺司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者則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漢中尉其顏色和訊問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

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靁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不許公卿請廢勿王上詔弗不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可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謀反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上無男

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即怒以為妄言非也

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

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帝孫親行仁義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而臣事

竪子乎漢書連下王有孽子此下文入伍被傳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

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

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

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謀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言乎臣聞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昔文王一壹動而功顯于千萬世列為三代王此所謂

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漢書被傳連下王曰方今漢廷治乎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法轉負海瀕之粟致之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粮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滿野流

血項畝千里於是百姓力竭屈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城宫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多齎珍寶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

得平原廣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愁思欲為亂者十家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七伍傳連下興萬乘之駕至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歲陳勝吳廣大呼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劉項並和天下不期而響嚮應者不可勝數

也此所謂蹈瑕釁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以成帝王之功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伍傳連下當今陛下臨制至被以為過矣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采山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珍寶賂諸侯宗室大臣獨

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還至於丹徒為越人所禽之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死滅絕祀絕為天下笑戮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違衆而不知見時也伍傳連下王曰男子之所死者方今且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又萬倍於吳楚秦之時願大王從用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箕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

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如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將賜絶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于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横流即被因流涕而起歷階而去伍傅連下後王復召問被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不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王獨有

二丙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歲元朔六年也故辟

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探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漢書連下於是王銳欲發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

下治也被對曰彼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貢獻東甌入降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臣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

班馬異同

曰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有以禮於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如蜚飛材幹力絶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迺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迺敢飲軍罷士卒盡已渡踰河迺渡度皇太后所賜金帛錢盡以賞賜軍吏雖古名將弗不過也王默然曰夫蓼太子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

大將軍乃可舉事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王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舉兵是邪非也邪被曰以為非也（伍傳下連上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為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

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絶成皐之口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天下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伍傳連下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起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八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嚮

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二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伍傳連上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安弟政苛刑峻慘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欲為亂者十室而八伍傳連上客謂高皇帝至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壹齊海內汎氾愛蒸庶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懐威動萬千里下之應上猶影景響嚮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非真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論之被以為過矣伍傳連上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後王復召問被曰苟如公言不可以僥倖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土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桀任俠及有耐罪以

已上以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士隨而說之儻黨可以僥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伍傳此下云後事發覺連下本傳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下接天子以伍被雅辭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郡太守都尉印漢使

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因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決本傳連下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後漢諫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問伍被曰事至吾

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南收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以得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伍傅連上王曰左吳趙賢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與淮南中尉建

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計猶豫與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絶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為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伍傅用此傅被詣吏

自告以下語下接天子以伍被至遂誅被傳終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宫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度行邪

辟有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營惑百姓倍背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無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
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亡道事驗明白
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當免官削爵
為士伍毋得宦為吏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
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上使宗正以符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刑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收夷連下國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張湯進曰被首為之王畫反謀計被罪無赦遂誅被伍傳止此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少男孝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衡山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内史以為非是郤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縱容史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

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凡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刑傷王后凡之王后以此怨怨太子數毀惡太子之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無采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凡孝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

病自言病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幷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汚之欲幷廢兄弟二子而以立其己子廣代太子之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始食請上書即倍背王去

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日夜從容將養勸之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救枚赫陳喜作輣車鍛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

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除前郤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輣兵車鍭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以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狩

七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赦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上曰勿捕遷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

班馬異同

反告除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姦棄市反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告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誅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贊曰詩之所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任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剸挾懷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剽勇輕悍好

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班馬異同卷二十八

班馬異同卷二十九

宋 倪思 編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鄭莊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七十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嚴見憚孝景帝崩太子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粤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內河南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辠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病歸田里上聞乃迺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

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潔其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伯袁爰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

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㾓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

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弗能奪之矣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晏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甞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化天下之

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_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懐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毋起兵上方鄉_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湯等數奏决讞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觸弘

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罔使不得反其真以勝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迺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説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邪大将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加於平生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
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説丞相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
耳天子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
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等為小吏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
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
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

觀汲黯之言也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帥衆
來降漢發車三萬乘縣官無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亡罪獨斬臣
黯民乃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
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甘心以事夷狄之
人乎虜上默然及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
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興舉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鉅萬

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帥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乎臣竊為陛下不弗取也上默然不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

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乃召拜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上殿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

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矣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距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懐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居淮陽十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

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
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
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
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事項籍將籍死
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
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當

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禹羽於戹阸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賔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當時好黄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友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即位莊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令莊當時為太史誡大吏戒門下客至無亡貴賤無亡留

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性廉又不治其產業仰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斥臧當否及晚節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屈當時為大司農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還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鄭莊當時始與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當時死家無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

門外可設爵網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漢贊同張馮傳

班馬異同卷二十九

班馬異同卷三十

宋　倪思　編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張杜二傳漢書别見不入酷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罔甞密矣然姦偽萌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媮快乎言道德者溺其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斵雕琱而為朴樸號為網罔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

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倫

郅都者河東大揚陽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帝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在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

孚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室太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背親而仕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居也

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弗予與魏其侯使人以間與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乃迺使使持節即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
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
非忠臣邪乎於是遂斬郅都也
寧甯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
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滑猾賊任
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性直陵凌都
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迺貰貸貣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修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馮由後由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議不受刑自殺

而由棄市自寧〈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

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

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

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令上

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

以法益刻蓋盡自此始 連下張湯傳內禹為人廉至官屬陰罪又連後嘗中廢至以壽

卒于家
結傳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熏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寗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

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漢書連下禹志在奉公禹為人廉倨裾為吏以來舍毋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自禹為人廉已下至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此漢書入趙禹傳湯

為人多詐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推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間即奏事上善

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迺正監掾史某所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辠予監史吏深禍刻者即上意所欲釋與予監史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于大吏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於繇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湯丞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

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辠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上至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

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天下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於是上_{迺}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_{讋}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_{而}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_{故}嘗與湯有卻_{隙}已而為御史中丞恚_{薦}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_{弗}平使人上蜚_{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_{從迹}安起

湯詳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陽不省謁居弟弗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

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迺為書謝曰湯無寸尺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贏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
而死何厚葬乎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天子上聞之
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遷進其子安世漢書湯傳止此下文接前官屬
陰罪至末入趙禹傳趙禹嘗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
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
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

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誖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漢書趙禹傳後即接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往少緼溫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中上以為能遷為河

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
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
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
小吏時寧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税肄隸郡國
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直寧甯成之怒其暴如
此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寧甯成家居南陽及
縱至關寧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

按寧寗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壹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粟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迺以縱為右内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弗先言縱縱必以氣凌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敖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

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上聞之以為能遷為

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徙請召猜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闕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連下楊僕傳內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埶遷為關內都尉聲甚于寧寗成上以為能遷拜為中尉吏民益凋彫敝輕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温舒敗連下楊僕傳內後數年病死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

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敘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荀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居久之病死漢書楊僕傳止此下起咸宣傳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宅惽惽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溼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落

長以牧收司姦盜賊溫舒為人多諂善事有勢埶者即無勢埶者視之如奴有勢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埶者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請下戶之猾以焄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以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

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絫千金漢書上溫舒傳止以下起尹齊傳後數歲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戶口妻亡去歸𦵔漢書此段結上文尹齊傳後下起楊僕傳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是時郡守都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百政楚有殷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趨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稱數也於是天子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

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輔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迺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法

焉漢書自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以下入咸宣傳後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為中尉而宣為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寳物官吏令丞不弗得擅摇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壹切郡中為

小治辦辯然獨宣以小致至大能因力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臧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連上文楊僕傳內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舉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多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

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周少言重遲外寬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太府舉之

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始杜周初

徼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列三公列而子孫尊官兩子夾河為郡守訾累數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太史公贊曰自郅都以下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抗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据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罔密多詆嚴官事叢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職救過

不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為戒方畧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班馬異同卷三十